

文

策

募緣疏

銘
誥

像贊

容臺集

卷七

容臺文集卷之七

華亭董其昌著 彖孫庭輯

策 丁酉江西程

問天保之詩歸美以報上也曰俾爾單厚何
福不除曰受天百祿降爾遐福而終之曰
如南山之壽蓋臣子忠愛所願望於君者
無是爲大矣無逸一書說者以爲周公晚
歲所作是時成王固盛年也而諄諄於享

國修短之說以視召公言永命者不少局乎乃夫子論舜孝曰得名輒曰得壽古者建公孤曰傅之德義導之教訓輒曰保其身體而宋儒曰人主保身以保民曰君德清明君身強固正人君子所深願則皆周公意也豈尊生之道即帝王不廢與三代以降其享國永年比於堯舜禹湯商三宗周文王者何罕覩也將無逸之主固不世

出與乃若唐宋諸臣有言和氣洽則長生可得者有言養身莫若寡慾者有言敬祖宗則壽親賢則壽者有言修德正事反災爲祥則永年者其說亦有合於無逸否與周公作無逸獨詳文祖我聖祖以憂勤開基則周之文王也諸士亦能揚厲之與

皇上春秋鼎盛將萬億年敬

天之休比歲端居拱默若有意於靜攝者而忠計之士拳拳以無逸進豈以帝王尊生之道

聖顯以此不在彼與時惟八月

皇上誕彌之辰諸士試推周公之旨具言之將採

爲千秋金鑑錄以獻

帝王祈天永命之道有味乎洪範言之也建極之謂皇歛福之謂皇歛而能錫之之謂皇錫而能嚮之之謂皇錫者以爲惠也嚮者以爲令也夫五福

者則天之神道也藏於無端運於象先迎之不來攬之不得在世主與民萌其聽之悠謬忽荒之鄉而在皇者能握之以爲惠秉之以爲令者若雨露焉貸萬物而不窮若風霆焉鼓萬物而不倦則是無逸建極之主先天而不制於天造命而不制於命也不如是烏乎稱歛福自古蓋臣哲輔所爲危明主據謹論者亦多術矣入之者或苦而不甘受之者或貌而非質至如納約甚切苞攝甚多能使

策
人主一聽而即悟一悟而百悟者其惟周公享國
修短之說乎今夫生之有涯不必智者信也生之
可樂不必貴者曉也以康寧壽考之身而長有崇
高富貴之奉不必不肖者趨也至悍莫如秦皇至
英莫如漢武至迂莫如方士徐福輩至誕莫如金
莖寶鼎文成五利之術然以至迂驅至悍便若弄
丸以至英試至誕帖若吞餌夫亦重生爲之蔽也
因其所信而感之以忠誠款惻之意靡弗動矣因

其所曉而詔之以正大顯常之理靡弗授矣因其
所趨而廟之以修德弭災斡旋氣化之事靡弗格
矣因其所重而引之以哲王列祖經驗已試之方
靡弗用矣夫謂納約甚切可一聽輒悟者此也岐
伯曰至人之壽者提挈天地把握陰陽不顯顯術
延也廣成子曰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不顯
顯恬養也彼所衛直藐然之軀耳宜無甚高論而
殺於天地列於陰陽六通四辟於皇王之塗得無

大而無當哉及流覽載籍人主固有委命於天忘
身殉欲者始於不自愛其生終之不復能愛天下
之生何也樂不與奢期而奢至奢不與橫征期而
橫征至橫征不與暴虐期而暴虐至暴虐不與姦
佞期而姦佞至酒池也禍水也迷樓也於身爲伐
生之斧斤於國爲殄世之膏肓其民離其社屋其
名曰萬世積毀其德曰穢聞於天矣故保身保民
兩得之道也國之永命君之永年兩得之道也名

配堯禹身後彭祖兩得之道也君德清明君身強
固兩得之道也夫謂苞攝甚多可一悟百悟者此
也乃帝王何以爲尊生之經哉或曰人主者神用
而不已必竭貴有以韜之此柙劔喻也形佚而太
甚必淪貴有以習之此轉樞喻也於求無所弗供
貴有以嗇之喻在千矢之射鵠也於意無所弗騁
貴有以節之喻在萬物之酌尊也俯仰屈誦以利
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吐故納新以練藏專意積精

以寧神斯則似矣然宇宙在手萬化生身而杜體
黜聰之爲務非體也居如大神動如天帝而熊經
鳥伸之爲習非適也窮天之產罄地之毛而鶉居
穀飲之爲享非情也是導引之益而非無窮之門
負暄之獻而非所以酬順風之請也吾以爲養莫
上於養神而形爲下壽莫大於壽國而身爲小帝
王者父皇天母后土萬物一體天下一身四聰爲
聰四目爲目以祖宗德澤爲元氣以萬邦黎獻爲

心膂以耆儒宿德爲膏粱以法家拂士爲藥石以
四夷八蠻占氣候以三辰六符察脈色晏安之毒
有弗懷也美疾之傷有弗邇也夫孰知尸居龍見
之爲養目也夫孰知淵默雷聲之爲養耳也夫孰
知和羹麴蘖之爲養口也夫孰知肅雝宮廟之爲
養安也夫孰知戰勝而肥之爲養威也夫孰知一
日萬幾之爲養性也六龍時乘何必減於遙興之
快明德馨香何必減於禱時之福庶土交正何必

集
減於丹砂之化細旃經史何必減於紫庭之書繇
庚之詩作而知六氣之訢暢矣繇儀之歌作而知
百脈之舒平矣解慍之歌作而知元神之闡懌矣
八荒之內披淳風沐膏澤登春臺煦化日被天和
飲地德物無疵厲民無夭札油油然各安其性命
之情者誰非萬物一體天下一身者之大年與而
奚譎譎焉見所爲我見所爲人見所爲生見所爲
壽也卒之萃四表之歡心迓兩間之善氣除天下

之害者享天下之利貽天下之安者履天下之福
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於無逸之主觀矣
商三宗文王弗論已古稱堯居民上振振如臨深
淵舜居民上兢兢如履薄冰禹居民上慄慄如恐
不滿湯居民上翼翼恐不敢息然堯壽一百十八
歲舜一百十歲禹湯皆百歲今夫憂勤惕厲世主
苦之爲桎梏者也玉食威福世主乘之爲愉快者
也以愉快則至後世而代增以桎梏則視前王而

日薄乃三季以後抑何耄期者之少耶惟有梁武
明皇而多壽多辱矣無逸永年詎不千古龜鑑哉
斯道也自周公之後輟不講矣其唐之劉知古乎
曰和氣若洽神仙自至雖詭詞哉可以語大理矣
其宋之王昭素乎曰養身莫若寡欲雖非閎議哉
居其要矣進而求之必也真德秀所謂敬祖宗則
壽親賢則壽乎朱熹所謂修德正事反災爲祥則
永年乎二臣蓋大暢周公之旨而惜其時無訪落

之主也天祚我

明聖作明述二百年壹以無逸爲家法恭誦

訓錄

高皇帝嘗謂羣臣曰朕達旦臨御晡時還宮臥不
安席不敢怠荒畏天故耳當時有以道書獻者
高皇帝却之曰朕將躋一世生民於壽域寧一已
之長生爲蓋周有文祖近接三宗我明
皇祖直接堯舜垂範遠矣

皇上繼承洪緒式揚而光大之二紀以來龐祉純
禧與天無極邇以三殿之災修省甚設雖中宗
之嚴恭武丁之正事何以加茲乃
上方加意修省即不得復言靜攝而明問曰帝王
之尊生若何其以逸勸也是不然夫修短者福極
之爲也福極者天之爲也人無法以知天以雨暘
燠寒風之序知天人無法以回天以貌言視聽思
之敬回天敬者逸之反也無逸者敬之異名也修

省也攝生也同條共本合之雙美者也請以唐宋
諸臣之言反覆推演爲建極之主助可乎夫懲
於忿憤者匹夫皆不見之圖溺於嗜慾者萬乘無
不窮之物儻其宦官宮妾朝露自危山澤村墟秋
毫必析愁苦上薄精神亂營而欲以全沕穆之衷
養和平之福不亦難乎師古昭素之言奈何勿念
也奉先思孝神是以能有報接下思恭臣是以能
有沃乃或蕭薌代薦萃渙何存宸禁高居晉接都

廢假廟之誠棄憑翼之士遠而欲望弗祿之爾康
繁社之爾綏不亦難乎真德秀之言奈何弗念也
今夫拱庭之桑非吉徵也雉鳴之雉非瑞應也在
高宗帝乙之世皆不爲災非直不災或以過曆何
則域中之有大力者王耳逸有大力釀禍實多無
逸有大力禔福亦博夫天何常之有向使二主者
逆忠而不用復過而不悛政事改爲之機失而復
失上帝譴告之意傷而重傷其能登年載德令聞

長世爲商賢君乎朱熹之言奈何弗念也昔周公
之言無逸也叢怨有戒何民之弗和正供有則何
愆之弗寡保惠教誨奉以周旋也何賢之弗親先
王政刑毋敢變亂也何享之弗誠一日耽樂曰非
天攸訓也何天之弗敬彼其老成忠愛先事預防
譬則國醫也能辨証能繫方懸俟後世使自得其
證而藥之沈疴立起矣又譬則道家言固已洞於
久視之術然非捐當年之樂而從之何益於延促

之數哉夫惟明主設誠而致行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德也以繩祖武以答玄貺丕基也以謠於康衢以歌於樸棧顯名也雖壽敝天地可也雖然尤在於上下之交嘗讀易至否泰剝復於君子小人消長之際何憂之深也曰否曰泰上下之志交與不交而已矣不交之極自否而剝世道更何可恃恃有一陽之復可馴致泰耳故曰朋來無咎正以世道一綫之生意在此而雖潛來君子之朋

但能無咎蓋有意君子之道長也洪範省驗卿士師尹有助焉此又錫福之旨通於易道之生生者乎

問楊子雲之言異端也曰史興而經道廢矣
夫史果爲道之異端則春秋非史乎而曰
說理者莫辨於春秋何也蓋夫子之言性
與天道子貢不得聞而春秋筆削亦曰游
夏不能贊則安見其孰精而孰麤也吾以
爲史學有異端道學亦有異端史學之異
端在私史道學之異端在外道自古以然
顧自宋以後益又甚矣以史言之有爲碧

雲駮者有爲孔氏野史者有爲建隆遺事者有爲林氏野史者其誣善蓋愆即唐以前所未有也諸士能舉其畧與以道學言之有言先立其大者有以減意爲宗者有言至近而神者有言致知者其同門異戶即道學家無定論也諸士能破其的與蓋又有爲宋史辨疑者果足以討雜傳之失與有爲困學記者果足以扶正學之脈與

夫今之史難言之吾直與諸子談宋事足矣若夫析道術蘄以正人心而專談宋儒何益其叅古今而折衷之無勦說

夫道獨行於天地之間者也夫史不得與道叅行者也顧丘明以來代不乏史而軻氏之後世已喪道至濂洛關閩諸君子出而標之幟而世亦命之曰道學此史學道學執事所以稽世次而竝稱之也乃其本末亦無弗同夫民者冥也冥然罔覺無

所施教聖人者揭日月以開其盲而道行焉範古
今以爲之鏡而史作焉道者教之本也史輔教者
也其用一也仲尼述史者三詩書在焉雅言者三
詩書亦在焉春秋則史矣而儒者曰說理莫辨於
春秋又曰春秋之微又曰傳心之典吾竟不知史
之與道孰精而孰麤也其源一也夫史固須學也
文中子曰古之史也辨道今之史也辨文彼其程
量萬品榮辱百代而非道孰爲折衷之夫學固須

史也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彼其練
心以事見道以文而非讀史不能徑約矣其相通
一也是兩家者莫不有君子莫不有小人莫不爲
利莫不爲害莫善於上之相成莫病於下之相黨
莫不以僭統而失權莫不以異端而亂正何也筆
有曲直則信史穢史之分也行有真偽則醇儒霸
儒之辨也史之效也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否則以
筆端殺人不可言也道之明也大夢以解焉大惑

以靈焉否則以學術殺天下不可訓也有爲法受
惡者而狐史之風凜焉其不幸也遘於國書之禍
矣有罷黜百家者而仲舒之說伸焉其不幸也挂
於僞學之網矣黨左氏者著三長五短之論尊公
羊者發墨守膏肓之談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
迄無完史也主尊德性者誦讀書之支離主道問
學者嘗存養爲空慧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迄無
定論也夫史天子之刑書也天子之事聖人不敢

專而曰我有罪乎乃或家操斧鉞人擅雌黃殆竊
厥靈者也罪將安辭夫學聖人之微言也聖人之
統聖人不敢有而曰我無知也乃或臯比自擁門
戶曹興幾代大匠斲也希不傷矣昔楊子雲之論
異端也曰史興而道廢愚以爲不然夫史果爲道
之異端則春秋何書哉史自有史之異端道自有
道之異端史學之異端在私史非私史之自能爲
異端又非私史之即爲異端也道學之異端在外

道非外道之自能爲異端又非外道之即爲異端也請畢其說昔者史之統嘗一矣有左右史以書君舉有外史以掌四方之志庶人則墜側陋矣亦且黨正月書族師歲書鄉大夫三年獻書藏於內史則是無人不史而亦無人不領於天子之史也無人不史則私史不必作無人不領於天子之史則私史不敢作也周衰盟府之權失諸侯之籍去韋門圭竇之善多過佚而不彰於是私史興焉

若師春汲冢越楚漢實偏記之祖皆已出於丘明子長之世然不聞其爲二史害何也彼二史者託王義以流藻秉素心以定裁予善必信而有徵創惡雖剛而不吐定哀之微寧錯經以辨義義皇云邈乃闕疑而不書觀其并包諸乘羅網舊聞三五墳索倚相讀之以爲多百國春秋墨翟綜之以爲博者無不尋以斧柯引之繩墨即有私史皆榘榘而椽榦之矣由此以譚史家之統惟天子能一

之天子失之良史收之異端不足患也愚所謂非私史之自能爲異端者此也昔者道學之統嘗一矣將爲愚人耶曰困焉勉焉將爲賢人耶曰擇焉執焉聖人則天聰明矣然且憤忘食思忘寢七十而後敢從心所欲則是無人弗學而亦無人不稟於聖人之學也無人不學則外道不得作無人不稟於聖人之學則外道不敢作也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杏壇洙泗之塗過而不問

於是外道興焉若莊生之敘九家荀况之非十二子凡似是之說皆相望於子思孟軻之世然不聞爲吾道害何也彼二子者紹聞一家之遺私淑五世之內其脈真故詮言絕肖其祖其傳的故覺世不愧於師兩間位育收諸未發之中千聖淵源發於幾希之竅故能叩肩啓鑰振聵鼓聾若索隱行怪孔子之所憂詖淫邪遁楊墨之所據者莫不望洋而嘆見睨日消苟其來歸即天包而海納之矣

蘇斯以譚道學之統惟聖人能一之無聖人而絕
有賢人而接亦不患異端也愚所謂非外道之自
爲異端者此也私史之日煩也其在晉魏之後乎
有家乘有郡書有備記有小錄有逸事有瑣言有
別傳皆謂之私史私史者史之惑術也其言出於
朝士者也則以爲實歷而有稽其言出於野士者
也則以爲虛中而無據凌誣之事察士之所求也
刻核之言不肖者之所索也非史家之異端可乎

雖然非私史之私也未甚異也以言其厚誣則失
人之科而非舞文之罪也以言其不根則供笑之
優而非憎主之盜也以言其承虛則吠聲之犬而
非含沙之魚也以言其淺膚則陷井之鼃而非黎
丘之鬼也至於宋而遂有不可詰者讀碧雲駮而
先憂後樂但妄語耳讀孔氏野史而焚香告天定
欺人耳王元之不得志於史職也則有建隆遺事
以修怨焉若無意於趙韓王也者林希古黨於章

惇也則爲林氏野史以蓋愆焉若持平於元祐諸君子也者其設心積慮將使姱修之士蒙疵類汗青黥詐之夫掩肺肝於白日而不爲異中之異哉宋臣李天性患之於是取名臣之受誣而的然有據者案而斷之曰典故辨疑誠史家之金湯乎而執事猶若有未盡者何也豈以正史之中亦有升天按地上下其手者耶亦有茹霜噴露寒煖其筆者耶無論魏收伶玄之於班掾何爲耶無論陳壽

歐公之於錢氏何爲耶即厚誅叢史以如鉤而薄貸蘭臺之亦黨何以服魏秦諸人之心而關其口也且夫熙寧之事苻離之役宋之大關鍵也以實錄不能正而遵堯錄正之以時政記不敢書而齊東塾語書之豈得謂私史之中無如陳瓘周密其人而略無助於謀野之獲哉今宋史具在謂宜倣唐書糾繆之意刊其曲筆歸之雅馴亦千載一快也外道之日繁也其在戰國之後乎有諸子學若

管商者有註疏學若服鄭者有老莊學若晉之王
何者有釋典學若唐之房融梁肅者有禪宗學若
宋之張天覺張無垢者同謂之外道外者吾道之
岐路也有聖法以爲之藉則庸聽惑有巨子以爲
之驅則風尚成遊方之外放誕者適也解世之紛
高曠者趨也不謂之異端可乎然未異也非同中
之異也言乎其相畸則門外之敵而非室中之戈
也言乎其相濫則涇渭之分而非淄澠之合也言

乎其相形則榆枋之飛而非修明之彩也言乎其
相親則分席之交而非孿子之似也至於道學之
中乃有不可曉者金谿以養性爲宗也而欲廢格
物近於動念即垂者焉楊簡以滅意爲宗也而曰
底用思爲近於疑處即魔者焉釋之所爭者神不
滅也江門則易之曰至神而把柄可見矣禪之所
默者知之一字也文成則易之曰良知而面目畢
露矣此皆與濂洛君子生則同修闕里之言沒則

共廟兩楹之奠而何其同中之異如此哉先臣羅
欽順憂之於是取諸儒之逃禪而顯然近理者案
而斷之曰困知錄誠正學之金篋乎而執事猶若
有未盡者何也豈以時雨之化亦有爲上智設者
耶豈以徇象之弊亦有與玩物同者耶夢寐即白
晝之爲屋漏即康衢之見又何求多於子靜耶寧
爲真狂無爲真鄉愿又何苛責於伯安耶即舍其
完爍之懿而惟檢其毫釐之差何以服子靜諸公

之心而奪之符也且夫藏室之老西方之曇二氏
之真鼻祖也猶龍之歎同世而弗攻有聖之稱先
時而懸斷豈以楊陸諸子故嘗闢邪崇正者而反
麾諸門墻之外哉今諸語錄具在謂宜於性理一
書之外總其條貫別其門庭亦千載指南也宋之
鄙人有寶其剞鏡者過於肆見秦宮之匱直洞其
膽乃自失也此史學喻也有學歌者自以盡師之
巧且辭去其師爲送歸之曲聲振林木響遏行雲

而後終身不敢言去此道學喻也雖然今之彈事
史也能皆得情乎吾恐白簡之鏤鄒不憚於稗官
之刺客也今之剡薦史也能無虛美乎吾恐滿牘
之吹噓不重於一字之華袞也今之庠序學也能
不長傲乎吾恐處士橫而憂在君父二氏之徒其
有辭矣今之詞章學也能守傳註乎吾恐吊詭勝
而憂在人心朱子之脈從此遂絕矣語曰學視者
先見輿薪學聽者先聞撞鐘此今日史學道學之
所急者也

問唐有哲人奇士隱淪屠釣科而劉邵復推
本觀奇之繆乃士亦何必奇虞周之才盛
矣無奇也兔置之詩鄭氏以爲野人美閔
天散宜生而作不然豈其干城腹心而遺
之野乎乃叔世戰爭之秋天下果有奇士
若商人也而存鄭九十老人也而力能出
秦救以存魏處士也而滅烏丸土人也而
止王宗侃使不復淘虜布衣也而起義以

抗金亮下第進士也而以空頭勅徵兵五千解澧鼎諸州之危此其人皆侗儻負才萬不試而出一焉猶足以修國家之急又徃徃能逃之爵賞之外或物色之不可得何奇也諸士試按次其事而評之可乎宋范仲淹蘇洵蘇軾秦觀之建議皆急奇士不難越拘攣以搜巖穴然觀古將相大臣如裴度烏重胤則既試之效矣而識者猶

有李元平劉秩之懼豈知人善任有未易言者與今方內久安人材摩於秦養謂宜有不測之察舉以收嶽嶽歷落穎脫絕倫之士而樂浪之役布衣輕俠稍一嘗指乃天下之責四面至矣
明詔方逮治之以正欺給之罪豈不當哉雖然懲於若輩而謂仲淹蘇洵諸子之論亦可一切廢者否也茲欲使真偽區分羣策畢舉

操何術而可...
自昔謀國者曷嘗不與豪雋共功烈乎張百日以
爲羅是恢弘之遠畧也乘衆尤以爲翼是忠篤之
長慮也得一士而制千里之難舉一人而開彙征
之門壯尊俎之折衝洗山川之闕滯顧不遑哉雖
然事有同指而異歸同情而異效者何也人固不
易知用人亦不易也與之爲有方豪傑之士或逸
而出焉與之爲無方鬼譎之士或貿而入焉是敗

道也敗生懲懲生疑遂曰天下果無奇士夫使賢
知長往而姦雄竊笑者必繇此矣此之不可不辨
也蓋劉邵有用奇之論而世多非之曰士要於適
用已耳常人吉士自古所須絕智異能世不多得
用人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數而道乎百無一人之
行非儀的也吁此豈以常人吉士者處於才不才
之間固機緘謹營壘立於不敗巧於用短者乎又
豈以絕智異能者閃爍不測詭故不情吐霧五里

揮日三舍路險若驚與沒俱出以人國僥倖者乎
非也制治未亂謂之常人勸相國家謂之吉士吉
士非奇士弗勝而能爲常人者能爲非常人者也
今夫解臚理腦剗腹滌藏醫之奇者也未若肌膚
之治之尤奇也動於九天藏於九地戰之奇者也
未若上兵伐謀之尤奇也不講於用奇之說而但
以溫平無毒之劑爲善醫堅壁清野之師爲良將
吾不知其能終無患乎且夫人固有一不爲少萬

不爲多者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
英倍英曰賢倍萬曰傑萬傑曰聖此皆絕智異能
之別名也天下之高以爲三公一國之高以爲九
卿一州之高以爲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爲八
十一元士聖人在上百里而有一賢則猶無有也
王道衰微千里而有一賢則猶比肩也故曰亂國
之廷無人焉無人者非無人也蚤負山鼎折足視
其印固已纍纍而綬固已若若矣邵之言用奇得

無意乎昔者堯舜之世比屋可封唐虞稽古建官
惟百以官不勝少以賢不勝多以十六族則不能
舉以萬邦黎獻則不盡臣以巖居穴處許由巢父
州伯石戶之徒則不能致然而謂之野無遺賢何
則彼其五臣九官皆萬傑之聖也一璣衡而測天
地之度一干羽而動頑苗之格一手一足之烈而
偃四海之洪波一奇一偶之跡而發九疇之秘藏
以非常之人致非常之績雖有遺賢焉猶之手無

遺也蓋其所謂無奇若此公且以傾膚之度弘吐
握之勤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
人貌執之士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
餘人於是得三士焉以定天下所寵致若彼所推
擇若此無亦惟是天下之選是崇是急豈其薄收
白屋之譽爲今觀其布月令則仲春聘名士季夏
贊傑雋不問時矣訓商奄則曰迪簡在王廷有服
在大僚不問仇矣繫九兩則曰友以任得民藪以

富得民不問官矣麗八議則曰議賢曰議能不問
疵矣士生是時苟有絕智異能無不承光仰流赴
尊帝之求而與賓王之列能聒天下而不稱奇才
焉略聒天下而不稱奇謀焉直聒天下而不稱奇
節焉勲聒天下而不稱奇功焉非無奇也燕函粵
罇夫人而能爲也雄駿不創壽於旂幢豪傑不勒
名於盤盂無事而表異也烏乎奇烏乎不奇奇士
之有聞也多於三季之衰戰伐之世矣封畧之內

莫非君主食土之毛莫非王臣計過憂天義不逃
兩如此者奇天下盡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
安家完卵於巢解醉以酒如此者則又奇鶴實承
軒予何能戰鶩有餘食士饑欲歿急而不之應是
果知我也出而圖吾君是使失士者愧也如此者
則又奇生厚則安存之慮深事苦則矜全之情薄
以金注者惜也以瓦注者巧也彼飽而不飛此困
而思鬪如此者則又奇屠龍之術當年莫試失矢

之壺千金可享技癢而不禁貨畸而欲售如此者則又奇名未聞於人建鼓而行之能已見於世善刀而藏之不爲爵勉不爲祿勸以憂社稷者貞士之槩也排難解紛而輒取者商賈之行而義之所不敢出也如此者則又奇蓋執事所問弦高諸人大都近是矣方秦之襲鄭也弦高販於周以乘韋先十二牛犒之孟明日鄭有備矣卷甲而還語曰智貴卒力貴突弦高有焉方楚之攻魏也魏使人

求救於秦秦救不出於是唐且九十餘矣西說秦王秦王爲之濟師而魏故得無恙也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唐且以之烏丸數擾北邊田疇躬耕徐無山中者耳不數年威信大行鮮卑致貢烏丸竟受首焉王宗侃洸虜彭州王先成與衆同患者耳一出奇而流亡盡出宗侃意消百姓得復業焉此二子者無半通之綸一尺之銅而屹然以其身捍大患庶幾哉社稷之福矣當宋紹興時有以忠

義三百人復沂海諸州而金主亮環攻之不得志者魏勝也當宋開慶時有以不知誰何之卒五千人保澧鼎諸州而制使物色之不能得者張惟孝也此二子者不費一斗粟不挂一領甲而毅然以其身敵王懷庶幾哉尊攘之義矣不得爲奇士乎哉雖然却敵者奇矣而寄斥堠於塗之人何其危也請援者奇矣而制國命於辯士之舌何其無策也田疇先成之計奇矣而當時之牧民禦衆者何

如也魏勝惟孝之兵奇矣而當時之橫門專闔者何如也爲國家計與其藿食者之善謀不如肉食者之無債也爲諸子計與其生而爲亂世之奇士孰若用而爲治世之能臣也且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無權藉背時勢萬不試而出一焉猶尚如是况於順風而招登高而呼騁逸足於康莊縱遊鱗於大壑其所成就不尤足稱哉故有言信義可疆而豪傑不可學者蘇洵也

有請兩制大臣密舉忠義有謀之人邊塞武臣陰求壯勇出羣之士者范仲淹也有謂成才不易得而奇材最可惜者秦觀也有請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者蘇軾也言人人殊皆欲國家收奇士之用而已矣乃執事顧患其若房琯之於劉秩關播之於李元平者何哉善乎劉邵推言之也曰用奇有二尤之失尤妙與尤虛者也夫尤妙之人被褐懷玉者也吾愛吾鳥者也若滅若滅者也不飛不

鳴者也眈眈逐逐者也望之似木鷄者也不爲聽鼠發機者也尤虛者不然乘人鬪捷者也喙長三尺者也羊質虎皮者也鴟義矯虔者也借叢芻社者也鮒入鯢居者也不畫狗馬者也故曰尤妙之人多含精尤虛之人多瑰姿彼含精而我皮相則失之彼瑰姿而我舉肥則又失之而且曰使貪耶是相於賄也使詐耶是相於姦也舉盜而盜耳舉虜而虜耳不亦輕朝廷薄巖穴之士耶是故莫急

於知人莫要於善用夫知人難也造事者能知人
虛懷者能知人廣詢者能知人去讒者能知人善
任難也禮士者能用人因應者能用人推誠者能
用人一權者能用人今夫以愚欺智罔弗察也以
私投私罔弗受也兼聽之言罔弗公也偏聽之言
罔弗私也造事則權度精虛懷則藩籬撤廣詢則
以耳正目去讒則以心正耳皆知人之術也士故
有志不可參也材各有宜不可枉也信而見疑不

可任賢也能而復御不可用將也禮士則士殉知
因應則官任器推誠則心膂輸一權則手足展皆
用人之道也斯以萬舉而萬當也不然慎勿言用
奇哉方東事之興也蓋亦有布衣輕俠深入虎穴
矣過而信之則遂以爲陸賈爲酈生過而疑之則
遂以爲巫臣爲趙信今其言多鑿空效如捉影曾
不得鷄鳴狗盜之用而顧有剖胎焚天之名世有
姦雄必以覘朝廷之深淺矣要以國家賞太輕

罰太重資格太拘文法太刻自勞臣力吏終身自墮者何限而况草澤之士乎其爲沈淪可勝道哉夫豪傑猶龍也寸雲尺霧澍雨百里則執事所稱者是已元平劉秩其土龍乎蓋又有毒龍焉其怒而飛白日晦而海水立高歡李密輩非與好龍不得真則毒龍端可慮矣

募緣疏

積慶寺建禪堂疏

積慶寺後有宅一區是先伯之故廬本給孤之初地厥考肯堂厥子構人都非矣南方入定北方起僧其病諸雖汚泥不礙蓮花而穢土難叅香積每梵鍾之到枕似得皈依或勃谿之度垣殊妨晏坐非維摩搏取三千界乃歌利割截無邊身雲水裹足而不來居士攢眉而便去必有布金之緣如水

投木庶成捨宅之事以空還空庶子首作金湯素
菴因而荷擔願我同志咸廣檀門捐彼杖頭阿堵
餘展此袈裟一角地叢林廢叢林興衣鉢宛爾招
提游招提宿蓮社開乎

玄墓造殿疏

姑蘇有玄墓者蓋震澤之上游梵天之靈境也雪
映梅花似得孤山之路泉歸蓮社如游慧遠之林
昔萬松曾一口吸盡具區今僧灌披三條悟明大
事荆綦旣剪輪奐將興雖蘭亭故有茂林船子上
無片瓦念佛地有金尚資檀度而僧人作定反與
道謀信能傾瓶鉢之餘羸便可落招提而游宿多
材爲林不取期於一歲善因成果是所望於十方

嗟乎昔也僻島窮巖尚有銜花之鳥今也朱門大
宅間如綠木之魚何則名聞既普剎那而化寶坊
感應未交畢世而難茹蓋欲攝慳貪之種須豎精
進之幢不日成之吾筆非椽斯言左券哉

古杏募緣疏

此旃檀林有文杏樹雖老僧過其甲子實古剎齊
其春秋半瘁半榮或娑羅之受記一花五葉值少
林之懸絲有僧以成法破法皆爲涅槃欲樹之捨
身分身而作佛事匠石屢顧斧柯將尋嗟乎未刳
攬取如來佛猶不免樹何以堪哉章吉甫等捐布
地之數金壽叅霄之百尺恒使僧不有而俗復不
有如連雞之難棲庶幾才亦全而不才亦全免萬

牛之廻首人閱樹樹閱人畢竟人能呵護後視今
今視昔直須今作津梁若也勿剪勿伐嘗存鳥屋
之思則何壞何成共證鳥窠之法矣

上海縣龍華寺建藏經閣疏

今海內奉大雄之教甚盛列刹相望不知其數矣
其得勅賜大藏經五千四百八十卷者蓋寥寥
乎千里而遙曾無一馬間有之必其封望之名山
如三峩五岳者又不然則如陪京興都神靈之發
跡也又不然則如金焦落伽江海之奧區也乃茲
海邑之在郡縣間其彈丸乎龍華寺之在名藍淨
刹間其穉米乎而得與於勅賜之一數譬夫幽

人寒峻而與將相大臣竝膺帶礪之封豈不異數
中之尤異哉雖然匹夫而帶礪也則有濯磨修飾
以荅殊寵耳蕞爾叢林而
聖天子之法施及之則必爲
聖天子弘法弘法之要在於闡教故夫建閣以庀
藏集僧以繡經作室以安僧聚糧以接衆使平原
易地而勝於江山僻壤孤村而壯於都會斯數事
何可一廢吾聞佛法付囑在天王帝釋龍華建於

錢忠懿王而賜藏在今

皇帝帝王之事古今一揆矣代之有終者非此方
衆庶而誰望

建石殿疏

近時法師有造銅殿者有造法華鐘者皆已成就
爲震旦希有功德至爲石殿而四壁刻法華經者
其事尤勝何則銅殿可欲石殿無可欲無可欲則
其傳永也壁經易讀鐘經不易讀易讀則其教普
也是爲萬緣和尚之發心余爲手寫序品第一又
以誌於諸同心者書且刻之此經此石此因此願
此開示此悟入盡未來際無有窮盡是舉也雖謂

視其日就傾圯而使詩人有禪宮亦銷歇之篇與
世尊亦塵埃之歎耶且其求易供其出易核無王
珣捨武丘之千間麗蘊擲湘流之百萬證明功德
有壽堂祖師良足起信非若他方興作始則建鼓
而招後乃空華不實敢以諭於檀施者

重修新橋募緣疏

范龍圖詩云一棹危於葉旁觀亦損神他時在平
地莫忘險中人余頃度婁水之新橋頗念斯語觀
其柱欹材朽無風自搖承足之處支離不屬垂垂
欲墮剎那失足便入魚腸吁嗟險巇乎危哉彭祖
懸絙而觀井王陽望棧而迴車尊生之人不過此
橋過橋者復不念險中人當誰望耶余故稍爲捐
貲且以諭於同心者

實且以備然同心散...
 辨...
 識...
 於...
 其...
 與...
 重...

飯僧疏

淨土即禪也飯僧與放生即淨土也離饑火得正
 命食非飯僧境界乎離怖畏得意生身非放生境
 界乎本迹雖殊不思議一也是故飯一僧與供養
 十方賢聖等無有異活一生與度盡恒沙物命等
 無有異兩者刹那運心與盡未來際永不退轉等
 無有異在修淨土者弘願深悲植此德本耳靜方
 禪師之說彌陀經也諸檀越之飯僧以百計放生

以千萬計也此吾郡之現淨土相也吾聞優鉢羅
花千年一開花既開矣各檀越勿生退轉心以圓
此果可也余請先登以導焉

化佛燈疏

迦文佛坐道場四十九年不說一字慧度僧造藏
經五千餘卷不挂一錢蓋衆生現行具有檀那之
因而法道流通或當時節之至於是慳貪蠲破勝
果圓成娑羅向東而榮貝葉從空而墜矣嗟乎永
嘉欲粉骨粉身以酬恩永明欲皮紙骨筆而繕寫
况於捐此朽貫續佛智燈寔人天之福田豈衲僧
之家具然而顛倒見無難遭想有情耽世樂委用

恢等泥沙事涉法林護錢不啻腦髓將使閱百繇
 旬無一經徧四天下無一藏矣凡我同志勿受邪
 因若也祇樹孤園仍見黃金之布地庶幾吳門匹
 練忽見白馬之追風

募齋疏

法輪未展先展食輪十萬八千人俱遊香積土雖
 然人人喫飯不曾咬一顆米是名不住相布施是
 名真法供養廣上人發願如是如是

為劉居士題疏

昔有龐居士擲百萬於湘流今有劉居士破家散
 宅行五千藏於赤縣神州其友不必簪紱而惟天
 親無着之相求子不必祿仕而以探微道子為貽

謀行無人損心與天游富可使貧深悟無常之理
化而無怛當乘大願之舟

題古潭疏

三峩高出五岳秀甲九州震旦第一山也余嘗爲
僧書云五岳之外峩岳最高六度之中檀度爲上
蓋以先施者今日爲古潭舉之

重建虎丘禪寺募緣疏

虎丘禪寺者大吳勝壤西晉名藍爲王珣捨宅之
破荒亦支遁買山之小隱龍宮鶯嶺與雲日而蔽
麝鳥華輦飛極人天之鉅麗蓋形家以衆大取小
故南朝四百八十寺爲最尊而釋子以弘法付僧
故竺典五千餘函其恒轉者也盛衰相禪成壞本
空始而無靈變跡不無報乎則大德也中其無義
睿皇帝己巳之年惟鬱攸氏丙丁之燿曆元初屆

陽九再逢突如其焚燬邇不戢長者反風鮮應徵
君嘖酒無靈聽經石饒貯千頃火雲可中亭無恙
方明月丹霞全提正令若一佛二佛之可燒趙
州橫肆宗鋒謂木佛金佛之難度堂堂像設莫抹
頭然訛訛闢提懼懷腹誹疑護法之神通汗浸使
太乙之定數堅牢生退轉心斷皈依種矣余聞而
訶之曰是何言與是烏知佛恩之廣大佛戒之密
嚴六何以言之今者八紘之內一紀以來遼薊則

狻猊未剪黔巫則干羽猶賒骨以澤量燐多夜爛
而惟是吳水吳山晏然樂郊樂國豈非沿蕭梁有
漏之果熏衆生慈善之根佛寶法寶隨蓮宇以紹
隆乃塗血塗際棘林而跳出寧得歲以及此何戴
天而忘之耶若乃茂苑長洲舊是管絃之地樓船
簫鼓慣爲游冶之場晨鐘夕梵雜釵釧聲鮑肆屠
門溷旃檀供諸輕垢罪註梵網條歲月滋深天龍
積愠出異災而傲衆委焦土以爲師契經云共業

所感者非耶夫共業所感者仍須以共業消之譬
夫因地倒而因地興反手雲而覆手雨奚必待身
爲牀座徧三千有若個地布金錢先四衆鋤其穢
而淨者現舍其舊而新是圖天火有同人之文澤
火有革故之象祝融峯清涼寺境在人移毗耶室
香積邦土緣心造則三十二相重瞻善逝之真容
五十三參復開彌勒之樓閣矣慎勿銖銖兩兩靳
臬府之一毛故當剝剝塵塵奉檀門於六度援毫

前導拭目觀成謹疏

銘

原心亭銘

館課

三才未分渾淪一氣氣本靈虛陶鼓天地天地有心惟人攸寄圓顱方趾含陰抱陽中有王者巍巍堂堂經緯萬行綱紀五常人各有心心無形相焦火凝氷隔膜蔽障非心本初如鏡現相像本不有鑑常自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虛非同覺應不失宗以靜爲心心不屬靜喜怒哀樂竅於真性檻馬

牢猿彌增躁競以動爲心動即屬情欲也無涯聲
色縱橫隨波逐浪醉歿夢生是以學人識心爲要
旣識真心觸機是道糟粕非麤神化非妙何以識
之心有靜時靜而忽應不及思維未發氣象於此
可知旣已知之存養省察活潑潑地常惺惺法習
而安焉先登捨筏亭揭原心至教是存銘以志警
丹書竝尊

犀角銘 爲王圭叔觀察

非熊非羆厥獲維犀利用行師非金非玉厥觴維
角大斗斯酌文武孝友執訊獲醜彤弓兕觥燕喜
則有叔作寶尊章帝之佑有酒如淮有福如酒王
氏子孫永保受

附復書

明公文武忠孝世濟其美往者絕鯨波劇虎穴
廓清三韓撫定邛夔有存與國拓土疆之殊勳

而讒人蔽之未耀於光明天用錫公殊物以彰
公之功此嶷者角也無謂玩物杳杳冥冥其中
有精若照鬼之鏡驅山之鐸公輔之刀除毒之
劍濯河之璧記事之珠龍濱之墨自公佩服以
來必有鬼神潛衛吉祥咸集而公不自知者陰
符經曰食其時百骸理以爲如意乎手食也以
爲假山乎目食也手食目食孰口食親乎琢之
爲杯日飲醇酒數斗必收刀圭之用以堅報主

之身何則蟲之蟄下聚於足犀之炁上聚於角
小犀與蚌不同類而其採吸月華則同蚌得月則
珠生犀得月則紋生皆通靈之物也曩聞之劉
大夫在海南見一犀觥等犀也而實之以酒浮
光晃耀跳丸盪摩晝輪紅而夕輪白劉不解卻
之借此夫叔夜之矢石髓者也犀角度二尺以
上此自犀中龍剖之必有竒治以爲杯寧待邀
明月明月自貯楞嚴所云十種仙人有堅固日

月而正性命者公坐進此道矣公若曰吾趣向
 宗乘十種仙人法塵影事未足當吾犀辟也則
 請以觴借野叟為一日之用野叟試其何如杯
 銘應教作數言則游方之內者也
 天然几銘
 南海之南輪囷離只棲鶻屯雲騰蛟致雨其生也
 不知幾千年其來也不知幾萬里君子所憑能勝
 則喜

誥

二十八宿寶硯誥

龍尾之質鳳池之凹端州東井昆吾寶刀真如鬼
 角質如牛毛神藏鬼護余也實遭其紋柳浪其韻
 雲鏃不砥而平不危而高月尚圓鬼斗轉星杓如
 玉有筍如琴有軫非鸛鶴來乃璇璣本如手之膩
 文心是引石室參羅雲臺可準婁明雖瑩混沌詎
 損昔余東壁子虛長揚爾不余拙亢彼奎章今命

爾翼畢世相將余如木鷄背距忽張月氏非遠芝
房非祥塵土腸胃守黑乃臧延於世胄箕裘之藏
歲次鶉火日中星昴太史氏著寶硯真誥

像贊

定光佛像贊

木佛不度鑪金佛不度火四大所和合孰是真法
身定光是何人幻形亦常住水浸浸不爛火燒燒
不着父母所生骨堅固如金剛或名長耳僧或名
宗慧師游戲大神通而依寂光土以依寂光故無
把茅蓋頭莊嚴此道場坡公猶欠事有修檀度者
見佛亦非難錢貝不唐捐人天成善果

大士像贊
 不取諸人天功德果
 兢兢剎內古如來
 又何毫端現寶臺
 欲識大悲真面目
 十方鐘鼓普門開
 不首十六羅漢像
 贊因收法圖
 獨有一尊者
 過海不赤脚
 更着何物
 行初無一物
 着

佛贊

火燄轉法輪象王無轍迹
 欲知不二門無智亦無

得

達磨像贊

依經解義三世佛窟離經一字即同魔說佛魔俱
 掃是繫驢楸曠然無聖解語非舌瞻對師容少林

衣鉢

飛霞大仙像贊

文皇本同時胡濛奉
 詔旨旁求江海間
 歷紀徒為爾忽自開生面
 云類純陽子虬鬚而鶴骨
 臞肥

稍異耳清都故翱翔塵世亦覲止鏡光因像現鐘
聲隨叩起飛霞若可攀頂禮首重稽

希夷像贊

白驢入華山劍客心已了猶嫌愛睡歌不如一宿
覺

緱山王太史像贊

冰壺方潔玉尺鎮浮介不崖異和不比周益兮如
春肅兮似秋畫地而蹈虛已以游履盈若墜疾惡

如仇振衣千古檢鏡九流胸蟠錦繡腹貯墳丘單
辭月旦尺牘天球氣劇鹿角聲動螭頭鶴鳴子和
克紹箕裘魯前周後國論家謀無子牟戀懷杞人
憂不朽著述秀甲九州平視元美齊肩用修若相
門之有相則贊皇忠宣之儔吁嗟乎修名旣立大
命不猶將託豪翰寫神照終愧於道子與僧繇

奉常沈日峯像贊

東海鍾靈婁多耆碩公也後起先民時式方潔冰

壺持平玉尺不競不綵有孝有德
神祖端居釜鬻相隔天官子部升沉靡測姚江高
邑克舉其職公鼎爲三聲光奕奕勁骨冲襟朗鑒
淵識周踐望卽星霜數易爰從民譽首正選席抑
躁懲貪表微揚側舐犢柔情冥鴻健翮老漁成怒
我道正直瞪日雲霄初衣蘿薜挫廉剷采息交掃
迹蘭剪方悲梁傾見迫筮仕花封民巖洞晰澤罔
不覃弊罔不革或尸而祝或社而稷入棘程材以

克貢藉爨下收桐璞中辨璧寸晷燠薪爲國柱石
文苑循良不磨史冊傳神寫照索隱探賸身無私
藏半鑲寸帛口誦白華目迷赤仄君賜爲養親顏
以懌甘毳之進厠綸之滌尋常稱孝度越千百憶
忝維桑從游交戟月旦子將玉山叔則音容雖杳
風義如覲豹變之一班可窺虎頭之三毛或益

馮少墟像贊

亭亭鶴骨噦噦鳳鳴德符春藹正氣秋澄萬物同

體一介必矜白玉絕類朱絲爲繩茂叔之胸中灑
落子輿之壁立峻嶒聖脉獨契關學大興自南自
北如車指路橫說豎說如水建於其隱也太華增
而重其出也黃河忽而清豈待形求於巖野固將
金鑄於

帝廷者耶

施奕之像贊

有序

奕之爲七閩大將軍之從子少從將軍學

書劍已復解音律盡其妙理吳中老宿往
徃避匿以爲弗如然又携陰符一卷日箋
且誦嘗以訓兒絕口不及琴襍箏柱間冷
淡生活欲有所用其未足也兒十三善劍

槩

施於東海蜚弧甲族武溪馬援樓船楊僕將門有
將知足之足自隱於聲若沉於陸絲不如竹竹不
如肉天籟人籟滿谿滿谷出塞入塞之歌大垂小

垂之曲惟殺奪之自如知雅歌之可續能走胡騎
於叅差能挫秦威於鉛筑有兒墮地氣吞牛劍舞
崩奔夸逐鹿乃知壯夫弦上之聲如道者桑中之
宿吾安得以伶師琴友而目之哉

宇溪陸隱君像贊

是廣顙而豐頤爲有道之腴是白裕而方袍則隱
德之儒于思戟張若抵掌當世而便便之腹又可
容數輩而貯群書人以爲受計倪而耦陶朱我則
欲進君於松陵笠澤之間而與俱

陳允餘像贊

何然而不肥以不食五侯之鯖也胡然而不癯以
不齋千里之糧也以爲任俠豪而常守其括囊以
爲禮法士而嘗遊於醉之鄉蓋君家有孟公有仲
舉而立乎其中央

馮忠襄公像贊

吉甫文武張仲孝友佐帝中興象天北斗立德

立功可大可久堯階指佞虞廷代狩禹鼎伏姦秦
匪照部神策天閑宜左宜右彤矢登壇金章繫肘
斤斧寬髀昭蘇枯朽挽童牛鼻扼風馬首戎消於
莽鳳鳴於阜仗鉞臨邊素書夙受熊羆桓桓公侯
糾糾刁斗秋閑氈裘夜走出將入相應揚鼉負營
丘尚父召南壽考詘彼賈餌堅吾墨守卒賴訂謨
以驅小醜釜銘五熟秬錫二鹵礪山帶河周前睿
後廈庇萬間被覆九有黃裳元吉白賁無咎神宇

摹清情田寫厚營海其目補天其手信社稷之元
臣而韓范之爲偶者耶

海道人像贊

頭陀刻苦羽人瀟灑以清淨心游翰墨海米顛之
絕伎可追玄度之家風猶在

覺虛師像贊

有序

覺虛開堂吾郡北禪舉揚宗乘以佐講經
人得聞所未聞及讀雪浪此語乃知曹溪

衣鉢信有所自吾嘗論法華以貪起教楞
 嚴以姪起教華嚴以癡起教雪浪每首肯
 之覺虛於此必不疑也於其行贈之以言
 虛非不覺是覺亦虛太虛同體無欠無餘僧繇難
 貌海墨難書洞下兒孫其解此者與
 題延生像贊

長松落落白石齒齒揮塵談玄躋哉二士

夜臺禪師像贊

歲在甲辰夜臺訪余南屏講書勝書三於
 五臺曰金色世界於峩峩曰銀色世界於
 補陀曰琉璃世界丁未又書離垢世界以
 寘九華先是丁酉余游九華有題額三大
 字寺弗戒於火而余書獨存似有緣合師
 本師人之屬余書以此乃其意已在此四世界中
 矣今其投身大海蓋與琉璃世界相應也
 因瞻遺像潛然贊之

假四大以成身還四大而莫斯斯造化之通民非
 覺王之所訓惟其生也若浮故其死也若游原以
 水而入水乃在流而返流不受逼於四山奚妄認
 乎一漚枯情塵於沃焦之土而盪壽相壺閩之洲
 嗟乎普化搖鐸而入雲吾師捨筏而蹈海末後大
 句希奇精彩龍王順風而迎象衆望洋而駭滄溟
 之水皆立金剛之體不壞清涼山上脚頭禪寂滅
 海中得自在

諸德祖像贊

臯門安隱燕市藏名騷人劍客畫史墨卿五雲彩
 筆五岳豪情太丘之道自廣季布之諾不輕躬昂
 藏而玉舉神瑩徹以霜清雖能摹其形照而安能
 寫其心神

得岸杲公小像贊

萬像森羅內有茶星應真方廣乳花滿餅是甘露
 滅是幽蘭馨飽能使消老可復丁道與之貌天與

之形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拉陸鴻漸而遊趙州
之庭

沈華齋先生像贊

先生之少也周貧給乏而耻言治生先生之壯也
含真葆和而善譚長生先生之晚也灰形滅質而
卒歸無生嗚呼其斯以為華齋先生

周虞卿小像贊

溫乎其度爛乎其衷奕如搜句思詩有覆棊功尚

書期會曾不顧名岳遨遊道不窮

盧原甫像贊

原甫自號珠江漁父既書弁卷首復為題
之

元氣為舟才情為柁泛學海之茫茫遵驪淵而得
路綠簑青笠製荷芰以相參空鉤意釣棄陽鱗而
不顧賦心故楚澤之騷狂態乃桐江之故

題蔡道寅小像贊

井丹高潔季野春秋外晦內朗人貌天游啓期三
 樂孫公四休寫經成篋退筆成丘無心道人
 有髮緇流是以欣然而常笑浩然而忘憂其鹿門居士
 之儔歟

環溪陸居士像贊

素封之富富於錢刀心雖薄之亦足以豪學士之
 富富於經史亦既兼之不為羔雉其居也一息而
 千秋其游也每無糧而千里易稱嗃嗃見家政之

肅雍詩詠振振樂子孫之蕃祉實市隱而天游非
 說鈴與書肆

塵隱居士像贊

此余丁亥年為平湖馮季山先生贊也甲
 午先生已千古贊所謂東方避金門者竟
 不及酬今為欽仲再書感慨係之矣

神儀靜適韻度矜莊其志則潔其行則芳乃繩乃
 矩肯構肯堂孝友立家既稱萬石兄弟競爽亦曰

季方覃精素業標異青箱賦三都而籍甚抱連城
而未償下澤欵段得少游之間曠園林山水類仲
長之徜徉方且結羊裘而著書於竹徑行將侶曼
倩而避世於帝鄉猗歟人能畫先生之色澤我能
畫先生之肺腸

周公美像贊

斯人也吾見之彥輔之室矣此其避人而耐老者
耶吾見之季長之堂矣此其讐經而顧曲者耶吾

見之金馬之門矣此其歲星而甘否者耶吾訪之
茗溪之濱矣此其釣徒而華屋者耶豪於酒癖於
書隱而文俠而儒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畫史
能寫其外之癯而不能寫其中之腴

吳江村像贊

圖書彙鼎琢玉雕金人食以耳汝衡以心璞中剖
壁爨下賞音芾耶瓚耶風流可尋昔人陶隱居云
不作無益之事何以悅有涯之生庶幾似爾之槩

其知爾之深者耶

施沛然像贊

陶弘景龐安常註百草沈三航惟沛然之頡頏青
雲器白墮鄉肱不必三折而眼可見垣一方儒耶
仙耶吾安得而罄其藏

沈海情像贊

其研四聲高八咏者耶其釀白酒留回仙者耶鶴
骨雖癯桃顏則腴其鹿門襄陽具列仙之像者耶

澄源上人像贊

欲堅精進幢先披忍辱鎧天目舊袈裟耻爲兒孫
賣求劍似刻舟一漚見全海貌悴而骨剛願力終
不改

孫儀蜃像贊

白眉最良美髯則賢謙謙君子壇宇自閑曰恭曰
儉不敢爲天下先方踵星辰之履忽廢蓼莪之篇
人謂君以世祿之家燕處超然我謂君以無涯之

智將結為大年

丁南羽像贊

布憇私交式取不訾以諾以輸君則衷之好義生
 風緩憇詎辭冠則如箕飲不盡厄人調其肩爾固
 吾圍和同禦寇百難斯舉人癖於錢爾癖於書孝
 友家募萬石之餘遺範如存芳聞未謝蓋生而為
 德於鄉沒而可祭於社

喬方伯像贊

卓爾道骨冲分素心濯濯 壺皎皎玉繩有千仞

翱翔之氣而守之以盈有百鍊不折之才而御之
 以識文武是憲夙夜惟寅其謀國也先機於蓄艾
 其居官也後困於積薪未老懸車惜哉干城廉鑑
 一書作我儀刑 劉松野像贊
 使道而可告則人莫不告之於其親然佛之言太
 報恩也在皈依三寶而染慈親以歷劫之神方松

野守之師承詘檀度而自比於韓朱之外臣也且不知寒山爲何如人及其四山相逼一念迴光而曰我立寒山則已超之乎去故而即新蓋疑而信者爲龍華之廣額信而疑者有淨土之迷津此其間之相去曾何止於隔塵君自以爲寒山而吾以爲龐蘊之後身惟是還金之密用終爲易簣之正因一家眷屬斡盡析薪斯言也爲朱子提綱而說法亦爲居士寫照而傳真

夏有之文學像贊

夏有之文學余門人也其爲人坦中無競外落拓而內行醇至與人交傾蓋如故久要不忘人樂近之性不喜問治生游跡幾遍天下所得橐中裝隨手散去環堵蕭然常自謂當以樂死竟阨下壽身歿之日家無餘貲所藏者特余書畫數種其子長春文而護檢不愧王謝風間出遺像相視宛

然笑語可呼也因為之贊出意新跡跡
 同塵和光鞠躬履方不為理窟不為智囊不陶糠
 粃不謀稻梁土木其形龍鳳其章于思華元殊毛
 謝即標格興會雲上霞翔其人雖往其儀不忘肯
 以化鶴而戀亡羊碧落空空曙星煌煌已游八極
 當歸眾香

吳周生像贊

心樂名山門有喬木行既元宗惠能收族敦念本

源初修祠屋若堂若封增膏增馥廣水為梁荒年
 為穀書破五車筆盈五麓豈惟眇封君之素賢蓋
 亦步韻士之芳躅

姚五山像贊

時游畫中山雅有戶外履元方難為兄季亦難為

弟

潘泰鴻像贊

淵然若冲頽然若侗家聲世業令德孝恭繩其祖

武綽有父風寄情簪組樂志雲松座上客常滿尊
中酒不空其斯為泰鴻之德容

總憲華東張老先生像贊

衣冠巢許巖壑夔龍貞而不諒和而不同振衣千
仞崗濯足萬里流則子房之家風好善如緇衣惡
惡如巷伯則張仲之孝德是以瞻道貌者若開青
雲覩白日而見彭咸之遺則

御書贊為賀中冷訥言

湛恩雷動睿藻霞鮮左繩右矩鳳攬鸞騫繇義夾
侍虞褚呈妍世字之難下斂旁連連非岳立斂亦
基顛庖羲一畫媧極同堅厚德載物貞下起乾錫
福寶臣天子萬年

吳山人像贊

青鞋布襪白岳黃山其容通脫其意蕭閒隱矣安
文其作墻東之卧遊亦乘興登離冀北之閑所謂
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者耶

寒無黑將軍贊
 屹然如山赫然如虓善猿背射矢馬革還宜將軍
 之義隆華夏而威懾夷蠻
 贊自小像

平子思玄賦香山池上篇壯心俱誤汝愚貌亦悠
 然僻學屠龍似忘機狎鳥來維摩非病病莊叟不
 才才

湯平子先生像贊

神游八極心綜萬有孝弟獨行詩書尚友清而有
 容直而能厚著作宗工經綸大手粉署含香望即
 出守廉平敷政式歌且舞尺水興波夷塗躋步父
 老排闥聲聞九五玉燬成虹劍沉冲斗弘農輿誦
 洪都同口蠖屈將伸鷄飛仍迓似老其才美成在
 久乃範乃模變齊變魯閔洛為宗湖蘇是祖柔亦
 不茹剛亦不吐衮之鉞之以上天府甲之乙之冠
 彼九土帝曰休哉允文允武遂荒大東張皇戎伍

爰整皇綱以掃豺虎朱蒂煌煌明綸異數譽命方
來如日卓午公實遺榮餐霞自許洪喬居右浮丘
居左子房居前長源居後待三立之既成雖示塵
之無取吾不能肖公之神情而但能寫公之毛羽
笑指熙山葉太公像贊
褪躬白璧邁迹青箱潛則重規疊矩顯則剷采推
劉甯氏之商歌彌厲龐公之隱德相莊孝弟力由
鄉推雅望賢良方正朝鑿義方人師經師惟多高

足庶老國老公養上庠飲水知源作春臺之衆父
降神維岳承天寵爲大良蓋與無懷胥庭共世而
太丘萬石同堂者耶

谷臺天樂奉文

數

大

新

長



